

“母亲的话变得遥远，远处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合着喜庆的乐声，主持人煽情的语调不断的穿过寂寥的树枝栖在火塘边。母亲听到了，又说，干亲家的儿子结婚了，酒席办了三天三夜，请了县里的婚庆公司，新娘和新郎穿了中式喜庆的服装给父母敬茶，行拜堂礼。”

——《康家地》

“我每天都认真地画那本书，那些人像块面与体积，还有运动中人体的结构分析等等，画在一本废旧的书页上。整整画了一个学期。我画完了，又去找他时，有人说，蒋老师生病住院了，病得很重，差点要了命。”

——《少年热》

“又到山莓成熟时，我总会想起儿时的房子和房子后坡上的山莓，想起跟堂哥采摘山莓的快乐，还有那天真无邪的童年……”

——《坡上山莓红》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康家地

◎韩玲

离开康家地几十年了，我依旧会回去，像小时候一样仰望天空，看看有没有飞鸟经过。回去除了看母亲，更多的时候是去赶夜，家婆、二家婆、青家婆、李家表叔两口子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偶尔也选择独自一人回去，在背包里塞上足够一天的食物和水，甚至还有两罐啤酒。康家地的人显然在逐年减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整家迁到了外地，剩下的土地租给别人或任其荒芜，只留下一座空房矗立在荒草之中，守护着往昔的岁月。

通往寺院的路正在扩建，听说政府拨了一笔款子，要把那条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行的梨林小路改建成乡村机耕道。小路两旁的梨树已被砍掉，保坎也砌了起来，一条宽敞的毛土坯路已经直通寺院门口。脚踩在松软的土路上，立马被灰尘包围，似乎受修路影响香客并不多，守庙人和庙堂里的灯一样孤独，只有一盏灯亮着。逢了这样的时间，我会和守庙人一起把所有的油灯插上用棉花捏成的灯芯，然后续上清油，燃一根长香依次点亮所有的油灯。庙堂里那些被香火熏得漆黑的檩子、柱子垂着长长的烟吊子泛着油亮的光。就在这样平常的日子里，菩萨的面目又一次重放回光明和慈悲。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迹，石头砌成的墙已看不出石头本来的颜色，墙体倾斜，庙台上塑着几尊泥菩萨，前居中的是威武俊气的叶尔基菩萨，后来维修过后重塑了观世音菩萨居中，药王菩萨与叶尔基菩萨分列于两边。整个庙堂看起来陈旧破败，只是菩萨脸上依旧金光闪闪。地上杂乱的放了些柏枝、香和油桶，一只巴掌大的收录机反复播放着《大悲咒》，红色的指示灯一圈一圈的亮着，像是什么动物的眼睛。磕头、点香，转经，做完这些例行动作，我转出庙寻找儿时记忆的土地，寻一角清静之处安放自己，喝水、吃东西，看蓝天白云，听山雀争鸣。然后折起身子朝着离寺庙不远的家走去。

水泥路直接通到了家门口，那是母亲舍了自家土地自建的路。路两旁是土地和梨树，继父在用机器犁地，母亲则在大树下焚烧树叶，见我回去就都收了工回了家，母亲跛着脚从肉杆上取下一只猪脚在火上烤了刮掉老皮，又在地上扯了几只萝卜支了三角在火塘上的锅里炖。太阳还未下山，但是已经照不着院子了。冬天，只要太阳照不到，就冷。我们围着火塘烤火，妹妹在揉面蒸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的应和着母亲的唠叨，我沉默的坐着，偶尔用火钳拨弄着火塘里的柴火，弄出一些烟尘在屋里乱飞。更多的时候我一口接一口的喝水，什么也不说，母亲抱怨，今早去寺院里上香点灯了，守庙人说拿儿女的东西多了也不好，母亲就生气了，说儿女不孝才不好。

母亲的话变得遥远，远处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合着喜庆的乐声，主持人煽情的语调不断的穿过寂寥的树枝栖在火塘边。母亲听到了，又说，干亲家的儿子结婚了，酒席办了三天三夜，请了县里的婚庆公司，新娘和新郎穿了中式喜庆的服装给父母敬茶，行拜堂礼。还有谁家又举行了戴式婚礼，说是献的哈达已经在脖子上挂不下了，收的普鲁装满了整个毡房。啊啧啧，母亲忍不住赞叹，那个热闹呀，啊啧啧。你的儿子以后也在农村办婚事吧，热闹有氛围，不像城里，一吃过饭，人就冷冰冰的散了，农村不一样，跳锅庄跳一晚上，晚上还要给跳累了的客人安席。母亲喋喋不休，锅里的肉已经发出诱人的香味，我突然感觉万分疲惫，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到冬天，村里接二连三的婚礼，接亲送亲那些传统因大家嫌麻烦而统统被丢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泊来的婚礼。整个婚礼形式更趋于表演，母亲是爱看的，而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去要求别人必须发扬和传承传统的婚嫁习俗。

母亲把一亩地变成了养猪场，给猪修的圈比人住得好，小砖墙水泥地朱红的铁门，两排十几间的猪舍整整齐齐的并排着，每间圈舍里关着毛色各一的大猪小猪，只要听见有人推门进去，它们就拼命的往圈栏上爬，直到母亲把玉米和猪草混成的猪食倒进猪槽，猪圈立时变得响亮的吧嗒声淹没。圈舍被水洗得干干净净，墙头上还吊了灭蚊灯，成堆的粮食堆在圈舍的一旁，还有猪食搅拌机静静的立在墙角。母亲把猪们疼爱得像宝贝，其细心程度完全超过了当年对我们姐弟的疼爱。记忆中的猪圈堆满了干草，猪们吃饱了仰面朝天躺着，天下雨的时候，那些被猪们踩得稀烂的草全变成了猪粪，猪的身上也变得臭烘烘的，母亲请人挖了猪粪撒在地里，庄稼就长得格外的肥厚。而现在圈舍外就立了个化粪池，粪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词，猪们也变得越来越短命，没有一头猪能活上两年，母猪除外。

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平和，甚至又开始看书了，火塘旁的柜子上堆着一些书，还放着一支老花镜。我用手掀掉昨夜留在柜上的烛泪，把母亲弄卷的书书平。灰色的天空一只觅食的鸟轻轻飞过，彩色的巾幗旁边早有人踩着浅雪去转经回来，也来到家里，蹲坐在火塘边烤火，体温和湿气呵成的气流瞬间被火塘的火焰烤干。

故乡不再，故乡在。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听得莫名其妙，却对他崇拜极了。他开始画那个大拳头了。他照着自己的拳头用粉笔画在黑板上，边画边说，你们都看着，我是从整体一步一步画到细节的。别急着画那些曲线，先直线后曲线，曲线都是通过画面的结构再在整体比较中，修改成了。他越画越像了，我们也兴奋了。可惜，还没画完，下课铃声就响起来了。他也有些遗憾，叹口气说，没时间了，不然我会画得越来越像真的。

后来，他又油印了好多画稿让我们临着画。好多都是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的人像，有杨子荣、小常宝、红灯记里的红灯、跳起来舞芭蕾舞的白毛女……他讲课生动极了，不断翻出各种画片让我们欣赏，讲画里的故事。他的声音厚重，带着有金属声的胸音，有学生悄悄说，蒋老师唱肯定很好听的。

我们好多同学都爱朝他家跑，把自己画的一大堆幼稚的画找他点评。不管谁，他都很细心很认真地评说，还用很温暖的话鼓励同学们画下去，好好画。我也是一大堆同学中的一员，可我画的画不是最好的，比那些画得好的同学差得太多了。在所有去他家的学生里，我因为瘦小，又害羞，总是躲在一旁一言不发。蒋老师也从来没有翻出我的画来点评，我心里很自卑。

当然，从蒋老师家出来后，我与所有去他家的同学一样，都很得意地对其他同学宣称，我们是蒋老师的徒弟了。

有一天，蒋老师给一大堆同学讲解后，就叫大家快点回家去，因为放学久了没回家，父母亲会担心的。在学生散了时，他拉了我一下，说你留下来。

我就留了下来。他在一大迭学生画的画里翻找着，终于把我的画翻了出来。那是他曾经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叫我们画一个故事，可以自己想着画，也可以摹仿连环画上场景画。我画的是我家里的人正在围在桌

## 少年热

◎嘎子

子旁吃晚饭。不是写生，是凭记忆画下来的，因为那天吃晚饭时，正好有一溜鲜亮的阳光从正西的窗户上洒下来，屋子里一切都是暗灰色的，只那很亮的一抹，很怪异又很诱人。我就想着把这样子画下来，用水彩色，画了很久，又涂抹了很久，画面花得不成样子，我看着都害臊。我的脸红了，真不敢看那幅画了。蒋老师却很赞赏地说，我留你下来，就是你画的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你画得好，你没有他们画得好。但他们在画画，你是在美术创作。他见我不明白，又背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说，你看看，这诗又是色彩丰富的画。用诗作画，用画作诗，这就是美术。一个石匠可以用石头敲出一朵花一个人头，那可只是石匠的手工，不是艺术。雕塑家把石头敲打成漂亮的石塑，那才是雕塑，那是因为他不仅在用石头创造形象，也在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拿出一本画册，里面好多欧洲石雕作品让我看。他说，记住，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袋去想，用自己的手去画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才能画出好的美术作品。他说，他观察了我好久，觉得我很老实，画画很大胆，做事也执着。

那一天，他给我讲了很久，他的夫人何老师撞了好几次去吃饭，他都挥挥手，叫再等一下。离开他的家，我一下觉得沉重起来。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件需要好好做的事，也能够做好的事。那一阵子，我突然觉得自己活着有了使命感，有了追求的东西，也有了意义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自卑了。

可以说，蒋光年老师在那个年代里，很简单的一些话，影响了我的一生。就像画画这件事，好些比我画得好的同学都早早放下了，去喜欢自己更热爱的东西去了。只我还一直执着着，虽然依然画得不好，也不想

去追名逐利，但这种习惯融进了我的生命里了。我活着，我的心跳着，我热爱着的时候，我就想用画来表现。尽管不是画家，但用色彩画着时才能感觉到里面的幸福。

后来，我时常去他那里，有时跟喜爱画画的同学去，有时我一个人去。大多时候他都在很认真地临摹连环画。他说，连环画很练人，你们也应该多临摹，特别是那些线条的画法。他说，他临摹是给自己加了难度，尽量画得与临摹的样本一样大小。他又让我们看他刚画的一些彩色画，他是用油漆画的，亮丽的色彩，很像彩色照片。

那天，蒋老师对我说，他要出差很长一段时间，你们的美术课有个新老师来带。他拿出了一幅用水墨画的郭达山，让我看，说这就是那个新老师的画，看看画得真的不错呀！他说，这新老师现在附小教图画，也跟你们一样，当过我的学生。他是最欣赏的两个学生之一。那一个参军走了，姓赵，叫赵宏，也住在你家附近的那个巷子里。他们画画很认真很勤奋，看看，现在画得很不错了。

他要走了，借了我一本书，是人物的线描形体。很薄的一本，他叫我照着画，画在什么纸上都行。他拿出一迭自己用医院处方纸装订的练习册，对我说看看，我好多的练习，就是在这种纸上画的。他说，你画完了，再来找我。

我每天都认真地画那本书，那些人像块面与体积，还有运动中人体的结构分析等等，画在一本废旧的书页上。整整画了一个学期。我画完了，又去找他时，有人说，蒋老师生病住院了，病得很重，差点要了命。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那个年代，一个卑微害羞的少年，心里很挂念老师，却不敢去医院看望他。只是上学放学路上等待着，想有一天能够在路上碰见他，把自己画那本书的心得告诉他。（未完待续）

##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

◎格绒追美

生活像淤塞的河道，时间久了，就散发出一股污糟的恶臭气味。时常清理，河道才会畅然，河水才会变得漂亮起来。这似乎隐含着生命的某种哲理。当下表面繁华的时代，像一个徒有其表的人，外貌出众，内心却沙漠一般干涸。甚至于人们赤裸裸地只认两样东西：权和钱。一个时代缺乏精神，如同人们也像行尸走肉。可是，冠之“思想”实则空虚的流派和潮流却满天飞，令人心沮丧的是：人人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而心性的力量脆弱，道德沦丧，自迷于虚幻的梦想中，乐陶陶，一幅盛世锦绣的面孔。

我梦醒了自己的头发被一个人用剃刀一浪浪刮掉了，还看见自己倒骑着一头驴走着。这是死亡的征兆啊。在阴沉的天空下，心脏又象乌云一般沉闷。它时常拂着我步入梦魇里。从黄昏至睡到第二天中午，这对我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了。我常常遗忘了时间，遗失了自己，猛然觉醒，不知身在何处。夜色深沉，倚靠床上，执着笔，想写一点文字。可是心象被某种毒素浸泡了似的，软绵绵，没有一点灵性的光芒，独留下了这枯尸残枝般的躯体。这躯壳里，甚至连罪恶的虫子都不再莅临了。它没有风、阳光、雨水的纯净和朴素，也丧失了混沌世界罪恶的毒瘤。我在这个都市边缘的小城中，变得象空气般空虚，只会招摇过市，内心却一贫如洗。

2000年的时候，我的生活又变得风光起来。于是，周围又有了许多势利的朋友。嘻嘻哈哈的面孔灿烂多彩。然而，心儿又乏了。我又去想探究“傻子”们从事的文学了。可是它生存的土地在哪儿呢？没有根基的耕耘又是为何？空茫的舞蹈难道是为了高高在上的神灵么？人心的舞蹈真能像雄鹰一样自由飞翔、歌唱，乃至不朽吗？

雨淅淅沥沥下着，没有一点停住的意思。河水猛涨，不断听到道路被河水吞噬的消息，不断听到车子滑入深沟，车毁人亡的信息。而我不读书，不看电视，不思索，不劳动，任随心儿枯寂，心灵枯竭，象一个冬眠的虫子，无言无语，听任心的时间、精力、情感、思绪都随风而逝……

卡瓦格博（即梅里雪山）那样圣洁而美丽哟。我立刻唤开他们来拜见。那裹着雪山尊容的白雾在散淡流失。神山露出了它神圣的面目。我心底涌出感动的泉水。这时，太阳的光芒恰好照到雪冠上，雪山熠熠生辉。渐渐的，那光芒隐入了雪山的肚腹中。雪山很快换成了光芒的面目。那色彩也融化了，雪山就露出永恒的冰清玉洁的真身，似

乎能透彻所有的灵魂。眺望着，那心底的浮躁不知何时已消失无踪，一种崇敬膜拜的心绪象流水一样使人迷醉而幸福——这是藏人独有的情结啊。雪山是佛、菩萨的居所；又是威严的父亲啊。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知道我走不出他凝重慈爱的目光；无论我走到哪里，哪怕浪迹天涯，惟有它将永远守护雪域家园。我想把雪山拍摄下来，不料，忘带了相机。我想跑回去取相机，心中又怕回来时雪山已隐入云雾中，做神仙去了。

早晨醒来，心中清爽，精神振奋，感到自在欢愉，我久久玩味着梦中映现的伟大的卡瓦格博神山。又记起它属羊，今年是它的本命年，雪山的神灵们都要在它的领地上聚会。于是，我心中欢喜而又感动。它莅临梦中，是对我的无限眷顾啊。这样看来，我与雪山之间那种神秘的关系依然没有中断呢。我欣慰而不无得意地狂想。

来自雪域的灵性重又回到我日常浮躁的生活中了。我还没有完全蜕变。我还有救……

玛依河流到热打宽谷时，水势变得平缓舒柔起来。夏天，河面波光粼粼，象万点银箔在闪耀，清激诱人的身姿盘绕着人们下水。大河两岸青翠欲滴。这是天地间最美的季节。玛依河盛产甲鱼，肉质细腻鲜美。是乡下的佳饕了。学校就倚靠西岸的山麓下，一块平地上。公路从学校门前经过。公路下是水泥操场，再下去是一片草地，一直连到河岸。由于地势开阔，人们习惯性地称为热打坝子。热打乡是乡城县高海拔地区，一到冬天，寒气凛冽，溪水结冰。每天早晨去挑水都要先炸个冰窟窿，再用瓢舀起来。人也得全幅武装，十分庸肿。曾有一位极有喜剧才能的人调到热打，他在表达不满时说：职务没有升，海拔到升了二千米；调研员什么意思？就是走开远。夏天的热打最为舒心宜人，偶尔也有县城里的人来玩耍。秋天也是不讨人喜欢的。那风呼呼直啸，尘烟滚滚，仿佛要把天地间东西都要裹卷而去。所以，万树葱茏、百花齐放的季节显得格外令人珍视。我们带着学生到草滩上，在古柳树下载歌载舞，享受这温馨的日子。那时交通不便，到县城，就象到大城市似的，有些奢侈的意味。每年也就去二三次。那时男老师们一人购买了一辆自行车。据说在我之前，老师们骑自行车到过县城，用了一整天，车队进城时，人人变得土头土脑，可是心中豪情万丈，“哦咳哦”吼着呼啸而过。成为一时热门话题。那年，国庆放假三天，我

们到县城去玩，回来却找不到车，只得步行回校。月明星稀，大地一片宁静时，方才赶到学校。只有占珠老师没到县城。他的妻子早带口信说要来学校，再又老师陪着去县上治病。占珠老师和我一起起床。他还是我小学的老师呢。我一进门，老师那乖巧的儿子就甜甜地唤道：叔叔回来了。老师非常疼爱儿子。儿子当时约十岁。第二天，学校正式上课。老师的儿子暨真与几个农村的孩子到草地上蹦蹦跳跳玩耍去了。晌午时，不见踪影。做好晚饭后，还不见回来。问了几个，都说下午见过。便猜测到乡上某个家里去了。看着暮色渐浓，心理始慌张起来。这时，村里一位汉子匆忙跑来说，好象占珠老师的儿子被河水卷走了。愣过神后，向河岸冲去。老师们和村里的男人都跑来了，大家沿河追寻找，却不见半点影子。天也恶毒地黑沉下来，问明那几个吓傻了的孩子，说他们河边浅水处玩耍，登身踩着一块圆石滑倒了，被河水漂了一阵之后，一股漩涡卷走了，就再也上来了。有人看见几个孩子在河边开怀大笑，后来才姗姗到村里。说登真到水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老师怏怏回被痛苦打倒了。夜深了，找人的大陆续回来了。大家张罗着点酥油灯，准备后事。这时，老师的妻子一行赶到了学校。事故很快知道了，母亲昏厥了过去，嚷嚷着说是我害死了儿子。凄厉之声，让人肝肠寸断。第二天，学校师生和村里人都动员起来分段寻找，仍没有找到。有人找卦师卜卦，说尼丁一带，横放着一枝槓，就在那下面卡着，白晃晃的。我们一批人坐着拖拉机到几十里外的尼丁去寻找。到下午时，在浅水处的树叉下找到了。儿子身上没有一件衣服，水魔把什么都剥走了。脑袋上撞了几个深洞。我们洗净身子，抬到村里，找白布裹上，又做一个担架，抬到公路上，然后坐车回校。儿子的母亲后来说，当他们翻过元根山时，她感到心脏换了一枝冷箭似的，冷硬而生疼，心里空空落落。那大约就是儿子被水魔吞噬的时候。老师和妻子执意将儿子带到家乡安葬。学校便找了车，又派几位老师送回家……

老师再回到学校时，人憔悴而忧伤。于是，便整了酒，每夜里喝得滋滋儿响，睡眠极少。整整一学期都是这样。我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岁月。

新学期，老师便要求调回老家去了。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失去珍宝般儿子的伤心之地……（未完待续）



# 康巴周末

## 康巴文学

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相

## 坡上山莓红

◎杨邹雨薇

大学还没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几个月下来，感觉很累很累，于是请假回老家休息，准备陪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唠唠叨叨，再返回都市继续工作。

六月的乡下，一切都那么熟悉，似乎又有几分生疏。爷爷奶奶见了，特别高兴，仿佛要搜尽所藏来犒劳我这个长孙女。中午做饭的时候，奶奶悄悄告诉我：“这里屋后山坡上也有山莓，有的开始红了！”“是吗？我去看看！”我马上往屋后跑。果然，在屋后十多米远的山坡上，生长着一丛山莓，小小的山莓大多还是绿色的，像青苹果，而向阳的地方有的已经红了，个别的已经差不多红了。我摘了一些红山莓，跑到门口的水龙头前冲洗了一下，然后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哇塞，真甜！

回味着熟悉的山莓味，我的记忆又回到了童年。

儿时的家在滴水之滨的一个千年古村。房子背后有一道陡坡，坡上便是村里的菜园。因为我与邻居两家养了鸡鸭，而屋后几块菜地的主人为了拦住村里的牛和我们家的鸡鸭去偷食蔬菜，便种了许多荆棘。而在荆棘丛中，居然夹生了几丛山莓。不远处靠水边的田埂上和河坡上，也长有许多山莓。记得每年春季，原本光秃的山莓枝条便开始发芽，一片一片的绿叶长出来，变成一簇簇，仿佛跟蔬菜争艳。然后，开出白色小花。不经意间，花渐渐萎缩，就长出了一束束的山莓。也不记得哪年哪天，奶奶说山莓真好吃，并且摘了一些剔透的给我和堂哥堂妹分享，于是我们的眼光就开始聚焦到山莓身上。

那时候，我还读小学，每年春夏之交，每天放学回家，我丢下书包便跑到屋后或禾场边田埂上去观察山莓。那些山莓，好像我的知音，在风中冲着我点头微笑。看见那些绿色的山莓，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祷告：山莓山莓，你们快点熟透吧！而堂哥堂妹也是如此，只是没有我这么殷勤。记得有一天我去看山莓，身后忽然传来奶奶的声音：“如果不下雨，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吃了。”可是，第二天我就患了感冒，精神不振，也就疏忽了对山莓的关注。当后感冒好了再去屋后观察的时候，却发现那些红了的山莓已经荡然无存。

我心里大怒：谁敢从荆棘丛中夺我所爱？转想一想，除了堂哥，没有其他人！

于是，我找到堂哥大吵大闹。堂哥被我逼得没办法，就答应星期六带我去河坡上摘山莓。

周六那天上午，堂哥带着我和堂妹去河坡上他发现的隐秘点摘山莓。我们三人欢笑着，把那些熟了没熟的的山莓全部摘了，足足有两三斤。当我去摘一束山莓时，忽然发现山莓条下有一条蚯蚓，它眼睛大大的，与我对视了几秒，忽然朝我身边蹭过来，吓得我魂飞魄散，转身就往堂哥那里跑，还差点滚下河坡掉进河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藤草丛中采摘山莓了。要吃，也是央求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代劳。

后来，我独自外出求学，在大城市呆了七八年。人在他乡，许多前尘往事都随风而去，但味蕾上山莓的味道依然留存着。只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屋后的菜园早就变成了楼房，每年暑假回家，我只到河坡上去找山莓。因为年龄的增长，我对蛇虫也不像从前那么畏惧。在食品安全让令人担忧的城市，我对山莓的留恋更增添了几分。

去年，我家的房子被拆迁。我们从临水之处搬迁到三里路外的山下。原以为再也找不到山莓的了，没想到居然又被奶奶发现了新大陆，又勾起了我的诸多回忆。

山莓，有树莓、山抛子、泡儿刺、高脚波等乳名和别名，它的果实味甜美，营养丰富，含糖、苹果酸、柠檬酸及维生素C等，既可以生食，还能制成果酱，或者酿成营养又美味的山莓酒。山莓果实由绿转红时像晶莹的翡翠，红透时更像一粒粒的红宝石，十分漂亮，也是一些画家写生的最爱。

又到山莓成熟时，我总会想起儿时的房子和房子后坡上的山莓，想起跟堂哥采摘山莓的快乐，还有那天真无邪的童年……

# 夏花

【第2319期】